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略卷四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二十九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也應九經廷試日召至外殿講師比二卦又取其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上第授大理評事知泰州鹽城監名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出知儀州代還爲諸王府侍講眞宗即位遷司勲郎中知審刑院改右諫議大夫國子祭酒眞宗始置翰林

侍讀學士首以命昺詔令與杜鎬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論語爾雅義疏初置講論之職即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昺侍眞宗嘗講說孝經禮記者二論語者十書十三易二詩左氏各一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為喻眞宗甚嘉奬之遷工部侍郎兼祭酒四年以疾拜工部尚書知曹州眞宗東封進禮部尚書昺曉播殖尤悉民事眞宗每雨雪不時憂形於色昺因進朱邾歲占三卷皆田父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雨澤豐

凶之兆無不稽驗又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瘴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為甚也真宗然之真宗晚年多名於禁寢從容延對忽一日見曷衰甚即掩袂泣然曰宮邸舊僚淪謝殆盡存者惟卿爾曷既病將易簀真宗臨問曷拖紳整巾歷叙遭遇真宗為之流涕卒年七十九真宗臨其喪哭之舊制非宗室將相無省疾臨喪者蓋優禮也贈左僕射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也少好學初應舉將試有鼠銜孝經疏置榻前鎬怪之取以熟誦果試題出其中遂與選鎬既博學又有記問兄為法官有毀其父之畫象為近親所訟疑不能決鎬曰僧道毀佛老象此可比也兄從之衆服其審南唐時舉明經為集賢校理江南平授千乘簿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問鎬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祭況彗見如此乎普言于太祖而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累遷虞部員

外郎太宗問西漢賜予多用黄金而近代不能何也鎬曰當漢時佛事未興故金甚賤太宗以為然真宗即位有司舉故事上巳金明池習水戰真宗以太宗忌月問鎬鎬據唐憲宗朝奏議禮有忌日無忌月遂從之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鎬為之真宗幸澶淵凱旋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馳騎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據也王欽若勸真宗為祥瑞以鎮服四夷真宗疑焉因問鎬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鎬遽

對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眞宗意遂決議者謂祥瑞事啟自欽若而成於鎬云眞宗凡得古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其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鼓起誦春秋遲明已數卷日以爲常久之除龍圖閣直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子渥孫杞

杞字偉長以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累遷太子中允知建陽縣除無名租萬計閩人有老而生子者父兄以其分

貲多不養之杞上書立保伍以相伺察由是稍絶其弊性豪邁遇事敢為稍遷至度支判官虞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廣西歐希範誘白崖山酋蒙趕反希範環州人也嘗舉進士應募討安化州蠻因求録用事下宜州知宜州馮伸已言其妄遂送全州編管既而遁歸與其族百餘人謀舉兵殺伸已以叛乃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而自為神武帝國令公破環州以攻桂管朝廷授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為廣西路轉運安撫

使杷至宜州得州人吳香及獄囚區世宏往説其酋豪杷乘其怠而擊之攻破白崖等砦及其五峒斬首千餘級復環州焚其山林積聚蒙趕等大恐隨香出降獨希範走荔枝峒杷曰蠻依險阻如捕猩猱而吾兵苦暑難久是進退遲速皆不可為故當務損厚利以招之葢威不足以制則恩不能以懐此其所以數叛也今吾兵雖幸勝然蠻特叛而來矣豈真降者邪若啗以利後必復動乃給牛酒為大會環州戮之坐中者凡六百餘人後

三日兵破茘枝峒擒希範至并戮而醢之以醢賜諸溪洞於是御史梅摯言杞殺降仁宗置而不問徙兩浙路轉運使明年徙河北須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蕃酋孟香率千餘衆內附夏人以兵索香因刦邊户掠馬牛有詔責杞還之杞言彼違誓舉兵香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香亦不可得既而兵亦解去未幾杞卒杞博覽彊記通隂陽術自推其數曰吾年四十六死矣卒如其言

鼂迥字明遠澶州清豐人也自其父儉始徙家彭門迥少從學于王禹偁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稍遷太常丞真宗在東宫諭德楊礪稱其學行及即位宰相吕端李沆又薦之擢右正言直史館吕蒙正舉應賢良方正科以迥方為諫官乃報罷名試翰林遷右司諫擢知制誥薙王元份留守京師除右諫議大夫為判官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每下詔多出迥手請解禁林以為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遷禮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召燕太清樓仁宗寵遇甚渥其子宗慤知制誥亦與人以為榮進太子少傅召對延和殿仁宗問洪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為祥也迥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元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史傳致精意為一家之說性樂易純固服道甚篤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真宗稱迥為

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而得代言之體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而術者嘗以三命語之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其它著述又數十卷子宗慤

宗慤字世長以父任為秘書郎獻所為文章召試舍人院除校勘累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康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器賜嗃廝羅宗愨言昔仲叔于奚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聖人以為不可輕與陪臣乘輿之器可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加賜金帛可也慶歷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未幾而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謚曰文莊宗愨性敦厚事父母至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當制甚愜人望有文集四十卷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也幼好學徙居鄆之項城舉九經

及第為莒縣簿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太宗甚悅真宗即位為諸王府直講校正九經正義除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未嘗阿附取悅真宗嘗問以天書奭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真宗知其忠每容之真宗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真宗頗施用其言及將祀汾陰奭上䟽曰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

陰始廵幸郡縣侵尋于泰山今陛下旣已東封亟議西
幸臣竊以爲不可又周禮圜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於
南北郊漢初承秦惟立五時以祀天后土無祀故武帝
立祠于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
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陛下乃欲捨北郊而祀汾
陰守唐以河東爲王業所起之地故明皇幸河東因祀
后土與本朝事異也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
修德以荅天譴豈宜徇姦回遠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

而事簫鼓之盤游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今水旱作沴饑饉洊臻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臣覩陛下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虛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追蹤三五豈可效此虛名乎而議者不過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愚竊所不取頃少賜清閒以畢其說真宗遣內侍諭以若復有陳具奏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

衆困于調發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興昔黄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勤遠略而唐由是開基晉少帝昧邊防而耶律德光以之謀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仍歳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飢民之中無黄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内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寰區之間無夷狄之覬覦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猖狂忽及澶淵陛下將何以待之臣竊見奸

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勲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詞重幣求和于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已任而陛下信其諛言輕勞聖駕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是時羣臣爭言祥瑞爽又上疏曰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羲易明文何須

紫氣黄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鵰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疏入不報會將幸亳州祠太清宫奭又上疏曰臣觀陛下多效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豈非奸佞乎方今外議籍籍以陛下將幸亳州臣願陛下鑒明皇之禍敗不襲危亂之迹豈特天下之幸實亦社稷之福

也真宗爲著解疑論以示羣臣奭以父老求典郡出知密州居二年遷糾察在京刑獄時立天慶先天降聖節而天下設齋醮奭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出知河陽及朱能獻乾祐天書奭復上疏曰昔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陽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斬之後有五利將軍妄自言多方不讎坐誅漢武以能誅文成五利前史謂之雄材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始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奸誅于鄭州至今輿誦謂之

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誅訹于邪說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子閣上明日見老子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紊正經民心用離沒不復振暨祿山兆亂輔國刦遷老子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身危名辱為千古所笑今朱能所為頗類王鉷等臣願陛下遠思漢武之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名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享萬世無疆

之休入爲給事中以父年高乞侍養得知兖州召還爲
翰林侍讀學士父喪去官詔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每講
論上前至前世亂君亡國之際志在規諷必反復言之
嘗畫無逸圖以進請設便坐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
施冪七祠時饗飲福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雍徹冬至
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位饗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丁
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爽皆撥古奏正之又以爲
六天者名有六其實一帝冬至請罷祠五帝大雩設五

帝而罷祠昊天上帝事下有司議不同而止以老請致仕復知兖州拜禮部尚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侍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年七十二贈左僕射謚曰宣爽性方重事親至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嘗劉五經切于治道者為經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録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法度子瑜官至天章閣待制

馮元字道宗三世仕嶺南為日官劉鋹入朝為保章正元少好學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舉進士為江陰

尉會詔擇明經補學官自陳通五經謝泌領銓覺詰之曰古者治一經或至皓首子能盡通之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泌喜其對因問以疑義隨輙辨析遂以為國子監直講眞宗召元講易泰卦元因推君道至尊臣道至卑而能上下交感所以輔相天地裁成萬物也眞宗悅除直龍圖閣直閣官名蓋始此也仁宗為皇太子擢右諭德及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必宿儒典領元與孫奭並命與議大服未幾為

龍圖閣學士修三朝正史遂入翰林為學士護葬章懿皇后于洪福院及葬永定陵發壙中有水罷知揚州宰相王曾為言元東宮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即名為翰林學士侍讀遷户部侍郎卒年六十三贈户部尚書謚曰章靖元性簡重非慶弔未甞通謁公卿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按禮變服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所學長於易甞患先儒多失揚雄太玄之旨獨唐王珪注為稍近為釋文一篇欲因王說補正之然亦不能就也

臣稱曰邢昺杜鎬晁迥孫奭馮元皆惇儒碩德橫經講道發明古訓使人主問學之益融光顯著宅天下而被四海者皆其輔成之效也鎬對上一言遂成祥瑞之事然鎬非求悅者也特思之有未至爾奭勁正挺特忠言剴切賢矣哉

東都事略卷四十六

東都事略卷四十七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也生之夕其祖文逸夢一羽衣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有毛被其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母口授以書隨即成誦六歲學吟詩七歲善屬文年十一以童子召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歎異以為祕書省正字制曰汝方在髫齡不煩師訓精爽

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徽之間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在汝矣淳化中命讀書祕閣還光禄寺丞太宗觀華後苑名命賦詩明年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詰有司不時名對曰非貼職不與即以億直集賢院眞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録凡八十篇而億獨成五十六卷出知處州名還拜左司諫知制誥咸平中詔近臣議靈州棄守億上疏曰臣聞漢武帝北築朔方郡

平津侯諫以為罷儌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賈捐之建議棄朱厓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罷衆多之説下詔廢之人頌其徳夫靈武之地自繼遷叛命横行沙漠諸將出師累年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敵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甚平津所言罷儌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願陛下如元帝之棄朱厓而棄靈武以息民力以省餽運臣竊見太祖命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裁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

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效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欲望陛下選用二三驍將付以精兵一二萬人以數縣租税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則繼還可計日成擒矣景德初同王欽若修册府元龜大中祥符初為翰林學士嘗以疾在告真宗遣使挾太醫療之億表謝真宗批紙尾賜詩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其顧遇如此億於歴代典章制度尤為該洽經傳子史百家之學罔不通貫為文敏贍數千

百言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滯論治道談世務必稽古驗今究切利病厚風義重名教誘進後學樂道人善賢士大夫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亦以此取疾於人而人多讒毀之者億嘗草荅契丹書云鄰壤交歡眞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性及章獻后之立也眞宗欲得億草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大年勉

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陳彭年草制億既頻忤旨而王欽若陳彭年深所讒毀億嘗入直夜召見禁中命坐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億曰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令臣下代作也億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讒言得行矣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母病億不俟報而行讒者以為慢朝廷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乃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進祕書監起知汝州會加玉皇聖

號名爲寶冊參詳儀制副使天禧二年遷工部侍郎知貢舉坐譴降祕書監母喪詔起復爲翰林學士億嘗代寇準草奏請皇太子親政斥丁謂等姦邪事準既逐億亦憂畏而卒年四十七景祐元年樞密使王曙叔上其事仁宗嘉歎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有司舉故事非嘗任二府及事東宮四品無贈官仁宗曰億爲國竭忠有君子之大節可拘以常典乎億晚年頗留意釋典有文集一百九十四卷又別有西崑詶倡等集又手錄時人

所作為儒苑時文録數十篇眞宗嘗謂王旦曰億辭學無比後學皆師慕之文章有貞元元和風格自億始也旦曰後學皆師慕億唯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得其鱗甲謂其體弱不宗經典云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也舉進士為館陶尉入為祕閣校理契丹内侵眞宗北廵以筠為大名府觀察判官與修册府元龜書成轉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名試中書遷左司諫知制誥史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入為翰

林學士初筠草丁謂李廸罷相制既而謂復留命筠草
制筠不奉詔謂再相時眞宗久疾謂寖擅權筠請補外
遂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復名爲翰林學士
拜御史中丞已而數以疾辭進樞密直學士知頴州召
入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同修國史兼龍圖閣學士出知
廬州卒年六十一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
齊名當時號爲楊劉三入禁林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
天下士自筠始也性不苟合於時臨事明達而所治尚

簡嚴云

臣稱曰文章之難莫難於復古億與筠皆以文名于世然去古既遠時尚駢儷雖詞華之妙足以暢帝謨而議論之粹亦足以謀王體至於屬辭比事用各有當雖云工矣而簡嚴典重之體温厚深淳之氣終有愧於古焉夫欲維持斯文使一變而復古必得命世之大才而後可也

戚綸字仲言應天府楚丘人也父同文字文約幼孤事

祖母以孝聞從邑人楊懋受經懋隱居不仕而以女弟妻同文遇疾因託以家事同文為葬其三世之未葬者遭世喪亂亦不復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為名懋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聚徒講學相繼登科者五十六人踐臺閣者亦至十數尚信義喜周人急所與交皆當世知名士楊徽之因使至郡多所訓倡及卒徽之與其門人謚曰堅素先生應天府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員

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云同文長子曰維仕至戶部郎中綸其次子也篤於古學喜談名教舉進士爲沂州簿徙知太和縣同文卒詔令起復太和民險悍好興訟綸爲諭民詩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坐鞫獄失實免久之知永嘉縣有惠政眞宗即位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除祕閣校理眞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綸累遷兵部員外郎掌吏部選事方是時祥文荐降歌誦日興綸恐流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爲神靈木石之

異幻惑愚衆如少君欒大者上疏極諫眞宗嘉納之遷户部郎中直昭文館擢樞密直學士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脩潔相與捃摭徙知揚州又徙徐州遷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改鄆州復為勸農使王遵誨所誣奏謂其嘗訕朝廷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改保静軍節度副使又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卒年六十八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也從王禹偁為學禹偁頗器之舉進士太宗名升殿擢冠甲科為大名府觀察推官

遷右拾遺直史館始趙昌言在大名顥在幕府昌言入為樞密副使坐翟馬周事罷顥亦貶虢州司户參軍起知魚臺縣名還復直史館為開封府推官累遷左司諫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真宗幸大名訪羣臣邊事顥上疏曰陛下命將出師秉秋備塞大將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壘巽懦以自全鋭卒精兵局束而不用以至敵馬南牧蹂踐河朔此以賊遺陛下者也陛下赦而不誅則何以謝横死之民黜而不戮

則何以恢用兵之略邪臣愚望陛下於邊將中擇有武勇謀略取十人人付騎兵五千器甲全備輕齎糧糗逐水草於邊上往復扞禦不得入郡邑亦不得一處相聚遇有敵人隨時掩殺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敵人即城内量出甲兵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覩於勝負扞邊者不茍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非良籌且殊膠柱也時論韙之除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拜

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卒年四十二顥風姿粹美強力少
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子固繼世
擢第一為直史館早卒固弟適相仁宗自有傳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也幼耆學與丁謂齊名王禹
偁尤所題奬以為自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時人
謂之孫丁舉進士開封禮部殿試俱第一為將作監丞
通判陜州召入直史館遷祕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歴右
正言改右司諫唐制郊祀行慶止進勲階五代肆赦例

遷官秩宋興因之未暇革也何與起居郎耿望言其非制眞宗嘉納遂定三年磨勘進秩之法郊禮止加散官勲爵眞宗數訪以邊事何請擇將帥於文武之内參用謀臣凡奏邊防則宜陛見廷問以防壅閼緣邊州縣有合救援處則督以軍令聽其便宜今敵騎充斥糧運則宜輕齎疾驅凡此皆當今之急務也時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尋出爲京東兩浙轉運使何辨急頗事苛察日有棰楚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紙

本揭之館中何至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鬚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暮不復省録文案又官屬羅譴罰者甚衆故從者依憑其威妄為寒暑所至騷然加起居舍人景徳初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有文集四十卷弟僅

僅字鄰幾與何俱有名于時兄弟皆以進士冠天下士學者榮之初為舒州推官復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授光禄寺丞直集賢院景徳初拜太子中允為開封府判官擢右正言知制誥會永興擇守宰相以僅為諳

練民政乃命之然僅純厚長者治郡非所長也時眞宗作玉清昭應宮僅甞游驪山作詩引用陳勝祿山事以諷為讒者所譖進其詩于眞宗眞宗讀其首篇有朱衣吏引上驪山之語眞宗曰僅小器也此何足夸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開封府出知河中遷給事中卒年四十九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于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云有文集五十卷

東都事略卷四十七

東都事略卷四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一

曾致堯字正臣撫州南豐人也舉進士稍遷祕書丞為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介舊恩以進致堯劾其罪太宗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徙知壽州再遷主客員外郎為三司鹽鐵判官是時李繼捧以銀夏五州來歸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太宗遂遣繼捧往招之

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而因之自陝以西旣苦兵矣眞宗初即位欲以恩德來之許還其地使聽約束致堯以謂繼遷反覆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眞宗知其才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而宰相李沆不可乃出爲京西轉運使徙知壽州西鄙兵久不解命張齊賢爲經略使以致堯爲判官仍遷秩賜以金紫致堯因抗疏自陳頗不受章紱之賜詔御史鞫其罪黜爲黄州團練副使知泰泉蘇揚鄂五州坐知揚州日誤

添月奉賧監江寧府酒稅卒年六十六致堯性剛率喜
言事前後屢上章疏詞多激訐好纂錄所著有仙鳧羽
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西陲要記十卷
為臣要記十五篇孫鞏布鞏布宰相自有傳
鞏字子固生而警敏年十二能文及冠游太學歐陽脩
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調太平州司法
參軍名入編修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英
宗實錄檢討官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州進

職直龍圖閣輩爲治尚威嚴其徙滄州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輩上疏議經費曰宋興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户一千九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職幕官州縣官

三千三百餘貫總二萬四千貫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郊之費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案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攷而知而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攷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

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什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馴致不已至於所省者什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

入存什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彫敝之時尤能易貧而為富今吾以全盛之世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沖靜質約天性自然乘輿服器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躬履節儉為天下先所以憂閔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

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已而再上議曰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今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案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已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三班之稱亦不改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乃總四千二百有餘至于今乃總一萬六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

十蓋景德負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攷之殆三倍於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較之熈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不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略攷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閘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攷察以類求之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

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也哉神宗頗嘉納之久之手詔中書曰五朝史事宜付曾鞏遂以為史館修撰試中書舍人遭母憂卒年六十五鞏少孤奉母孝鞠養羣弟妹甚友愛宦學婚嫁一出鞏力平生者書家藏至二萬餘卷手自讎對雖白首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録五百餘卷有文集曰元豐類藁五十卷外集十卷所為文章開闔馳騁應用不窮

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初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稱其文辭以譬水之江漢星之斗神宗嘗問鞏卿與王安石最密安石何如人鞏曰安石文學行誼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不吝也鞏曰臣謂吝者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神宗頷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鞏以此不大用云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岩簿稍遷國史院編修官進吏

部郎中又遷右司郎中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實錄院修撰太皇太后受册遵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二年兩制定議皇太后受册於崇政殿仁宗特詔有司改文德殿葢人主一時之制今皇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之禮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切謂太皇太后當於此時特下明詔揚皇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殿受册則皇帝之孝愈顯太皇太后之德愈尊兩誼俱得顧不美

與詔如其言蔡確謫新州中書舍人彭汝礪草制不奉
詔而諫官言汝礪實肇使之時肇已除給事中固辭請
外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陳州又徙應天府入爲吏
部侍郎論南郊既去皇地祇位而議者欲夏至遣冢宰
攝事則不復有親祭地祇之時於事天則躬行事地則
遣官非王者父天母地之義又議明堂配帝請復設五
帝與昊天上帝並祀徙刑部侍郎出知徐州數月徙江
寧府紹聖初知瀛州時元祐士大夫皆流竄嶺表最後

謫前史官范祖禹等以實録譏訕爲罪而肇以嘗與修降集賢院修撰知滁州歳滿知泰州又徙海州徽宗即位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治道在廣言路以言奬人猶或畏縮以言罪人人將鉗口去矣會日食四月朔故事當降詔求直言徽宗命肇草詔詔下投匭者日千百人元祐士大夫再以赦恩甄叙或復舊職典方面肇奏生者蒙恩矣死者未被聖澤也請如寇準曹利用故事檢會臣僚貶死未經叙復者還其所奪官職還翰林學士

兼侍讀諫官陳瓘以言東朝與政被謫肇即上書以為瓘昨者所論臣雖不知其詳以詔旨觀之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疎遠小臣妄意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避此臣所謂狂也皇太后有援立明聖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萬一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躬不為無累瓘以憂君之誠陳預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所言為狂而逐之皇太后以天

地之量察璀之忠特下手詔而留之則兩誼俱得矣兄布拜相以親嫌除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出知陳州歴太原府南京揚州定州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肇請與俱貶言者繼之遂落職謫知和州徙知岳州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移台州卒年六十二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利豐監判官知仁和縣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眞宗過殿廬中一見詢偉然以為奇名試中書直集賢院是時契丹數

侵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眞宗欲於為治詢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自請行眞宗惜之不欲使蹈兵間詢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眞宗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靈州沒于賊名還為三司戶部判官於是屢言西邊事眞宗益器其材欲以知制誥宰相李沆以其躁競不可乃已其後繼遷卒為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鎮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眞宗亦

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亦解天下無事矣詢既見
踈不用流落于外幾二十年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
州嘗知蘇濠鄂楚壽陝六州又為兩浙荆湖陜西轉運
使坐事貶池州至天聖六年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
知荆南府名還為龍圖閣待制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并
州進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改
翰林侍讀學士為羣牧使遷給事中出知許州卒年七
十八詢素有才而好名喜進既老又病足嘗撫其足詈

之曰是中有鬼不令我至兩府者汝也有所愛馬亦嘗撫其鞍曰我固命薄矣汝豈無分被繡韉邪聞者笑之堯臣詢從子也以詩知名見文藝傳

臣稱曰曾致堯梅詢有應用之才而德弗稱眞宗雅器之而李沆以為浮薄抑而不進眞宰用心要當如是哉羣與肇以文章被近用為時儒宗學者仰之布雖相蓋可貶云

錢昆字裕之吳越國王倧之子也隨俶歸朝諸從子皆

授官獨昆與其弟易偕從科舉遂登進士第累遷至三司度支判官仁宗時知廬濠泉亳梓壽許七州爲治尚寬簡官至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六昆善爲詩賦又喜草隸有文集十卷弟易

易字希白年十七舉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言者以其輕俊而黜之太宗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至禁林會盜起劍南不果用復舉進士甲科爲先

禄寺丞通判蘄州上疏曰國之所重莫先乎刑刑不可不本於法不本於法則黷黷則暴暴則下無所措手足矣古之肉刑者劓黥刖皆非死刑而尚以為虐而絶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斷截手足鉤背烙筋身見白骨而口眼猶動四肢分落而呻痛未息而謂嚴刑可戒於衆臣愚以為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也惟陛下除之又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第四等除祕書丞通判信州真宗封泰山獻殊祥録遷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真宗祀汾陰易

修車駕所過圖經轉祠部員外郎坐事監潁州商稅歲中知開封縣真宗幸亳州復修所過圖經遂擢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九易俊逸過人為文數千百言頃刻而就又善行草書有集一百六十卷壽雲總録一百卷洞微志十卷子彥遠明逸

彥遠字子高以父任為太廟齋郎大理寺丞復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策入等由太常博士授祠部員外郎彥遠因災異上䟽曰陛下即位以來内無聲色之娛外無

畋遊之樂而前歲地震今歲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爲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陛下茍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禝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産而已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如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又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髙冠大袍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乗利入塞

豈特元昊之比邪又湖廣蠻獠刼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患講長久之計以荅天戒則天下幸甚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卒年三十七子勰

明逸字子飛亦舉賢良方正父子三人皆中制科世以為盛由殿中丞除太常博士通判亳州名為右正言直集賢院明逸言事希陳執中章得象之意以排杜衍范仲淹富弼由是三人者俱罷政事遂為時論罪之進右

司諫同修起居注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坐尹京師無威望又考獄因凍墮足以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四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召還經筵爲翰林學士御史言其文詞不足以備職禁林罷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復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代還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

緦字穆父以從父明逸任試將作監主簿稍遷國子博士舉賢良方正科召試秘閣不中除知尉氏縣元豐中

為左司郎中遷中書舍人元祐初知開封府遷給事中復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繫囚别所遷就圄空出知越州易瀛州明年為江淮荆浙路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改户部出知青州未至召拜户部尚書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緦治京師有名紹聖初拜翰林學士兼侍讀鄭雍為左丞以臺諫彈奏丐罷緦當批荅有羣邪共攻之語於是臺諫以緦為欺誣遂罷知池州卒年六十四後入元祐籍云

藻字醇老吳越王鏐五世孫也舉進士又中制科爲人清謹寡過居守繩墨爲治簡靜立朝無矯亢之節亦不爲雷同處勢利淡如也人稱其長者英宗時爲秘書校理上書請太后還政通判秀州神宗時稍遷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直學士院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卒年六十一

東都事略卷四十八

東都事略卷四十九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二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也祖郁嘗官鄂州家黃鶴樓漢陽人望樓上若有仙景一夕欽若生父仲華欽若少孤郁愛之郁後為濠州判官嘗曰吾之後必有興者其在吾孫乎欽若舉進士甲科為亳州防禦推官遷太常丞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萬釋

繫因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召試學士院真宗覽其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於文辭遂以右正言知制誥遷翰林學士拜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判天雄軍還朝罷政事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既久又加大學士三年遷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真宗既與契丹和寇準之功也契丹受盟而歸準每有自多之色雖真宗亦以自得也欽若深害之一日從容言於真宗曰澶淵之

役準以陛下為投瓊與敵博耳錢輸將盡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冠準之孤注也且城下之盟古人羞之而陛下以為功乎真宗愀然曰為之奈何欽若知真宗厭兵即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刷耻真宗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之禍吾安能為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絶倫之事然後可為也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為之者也真宗久之乃可然王旦方

為相真宗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得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欽若乘間為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真宗意猶未決也它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真宗驟問之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也鎬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適與真宗意合真宗遂意決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闕之上大中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遂為經度制置使兼判兗州又為天書儀仗副使天書再降泰山欽若以聞真宗謂輔臣曰朕五月十七日夜

夢神人來言當賜天書於泰山祕不敢言令果與夢協出欽若所上天書再降祥瑞圖以示百僚欽若又言至嶽下兩夢神人願增建廟亭真宗從之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祀汾陰復為天書儀仗副使遷吏部尚書明年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初真宗議立皇后參知政事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真宗雖不樂亦不罪也它日與欽若論方今大臣之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趙安仁長者也安仁昔為故相沈

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真宗默然始有斥安仁之意矣安仁既罷王旦欲引所善李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欽若欽若唯唯宗諤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旦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非為國計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真宗不許欽若因薦丁謂謂遂參知政事欽若與謂及劉承規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詭

異時以五鬼目之七年為同天書刻玉使馬知節與欽若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為人不相下因詆其短爭於上前由是罷樞密使八年復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元年上玉皇尊號遷右僕射尋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真宗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遇陛下恩禮已隆且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及旦罷真宗始相欽若三年人有言

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真宗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為人辨虛實耳欽若皇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而欽若嘗贈之詩故罷為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既而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復祕書監改太常卿知濠州遷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天聖元年復拜司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進司徒封冀國公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穆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視天文有紫微字又嘗於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與之相見告欽若曰異日位宰相既去視刺字乃唐相裴度也自此遂喜神異事且撰文以紀之朝廷有所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上意真宗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真宗欽若曰天子詩可校以禮部格耶旦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他日真宗謂輔臣曰前日所賜

詩微欽若幾為衆所笑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自為表謝譴問則戒吏云弟言億等故馬知節面斥其姦罔仁宗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為真姦邪也五子皆天以從子寅亮為後欽若平日撰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聖祖事迹羅天大醮儀廣聞遷叙圖列宿萬靈朝真二圖共數百卷多述神異之事云

臣稱曰帝王之功業未始不成於艱難多事之時而肆

於安逸無事之日真宗之初北有契丹之彊西有繼遷之患真宗既已馴服二虜天下無事欽若乃首為天書之說自是封禪之禮行而祥瑞興矣雖曰褒功頌德以歸美于上是豈忠臣之所當然者與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詎可忽哉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也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而謂占第四自以與何齊名耻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

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尚何言為大理寺評事通判渝州踰年直史館為福建路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茶咸平初為三司戸部判官峽路蠻擾邉㑹分川峽為四路謂領夔州路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冦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入為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契丹入邊謂知鄆州敵騎稍南民大驚趣揚州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刀斗聲振百餘里

於是契丹亟走明年召為三司使加樞密直學士大中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有智謀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以一言皆中其理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事皆謂與王欽若與焉初議建昭應宮也真宗命謂經度謂欲侈大其制近臣多言其不可者真宗以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陛下未有皇嗣建宮於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陛下此意

或妄有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密上疏諫止其役真宗諭之如謂所對旦遂不敢復言五年拜戸部侍郎參知政事明年朝謁太清宫為奉祀經度制置使判亳州又為天書刻玉副使再遷兵部尚書九年除平江軍節度使知昇州天禧閒徙鎮保信復以吏部尚書為參知政事改樞密使寇凖罷相真宗既已相李迪未幾亦拜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真宗疾久頗艱於語言皇后與政凖為相時議欲請太子監國凖既罷

楊崇勳告内侍周懐政謀殺謂等復用凖謂微服夜詣曹利用謀之遂誅懐政貶凖安州再貶道州司馬王曽為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不免也曽蹴然而懼其後真宗欲令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内以二府兼東宫官遂加謂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為李廸斥其姦遂與廸俱罷相謂尋知河南府内臣雷允恭者嬖臣也謂之進皆允恭之力至是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謂因此

直入中書名堂吏索文書閱之來日與羣工同奏事真宗亦無語衆退獨留及出道過學士院謂傳詔名當直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尓今日必有名制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乃命他學士草制遂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太子少師謂既復相尋又加司空封晉國公仁宗即位章獻后臨朝進司徒兼侍中為山陵使允恭既有力於謂謂德之故遣允恭修陵域允恭惑司天邢中和妄言移皇堂於東南二十步

王曾具奏其事以謂擅易陵寢意有不善語在允恭傳
允恭既誅謂罷相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謂次子玘與
女冠劉德妙通出入謂家謂坐貶崖州司戶參軍玘除
名籍其家自參知政事任中正等十數人皆坐貶始冦
準謫雷州時謂與馮拯同在中書謂當秉筆初欲貶崖
州而謂忽自疑語拯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拯唯唯而
已謂乃徐擬雷州至是謂貶拯遂擬崖州云初謂之復
留也貶李廸於衡州宋綬知制誥草謫詞請其罪名謂

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詞既上謂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沉頓謂所定也及謂貶綬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謂在朱崖凡五年嘗以家財與土人商販蠲其息其人問所欲謂曰欲煩齎家書至洛陽尔仍戒其人曰候有中貴人至輿留守宴即投之其人如教留守得之大驚不敢拆其書遂奏之乃謂作陳情表假家書以達之也其表叙其受

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章獻與仁宗覽之惻然遂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謂性憸巧而善談笑在朱崖嘗問客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作崖州司户參軍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絶倒先是謂逐寇準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及謂得罪人以為報云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也少時以文謁趙普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峽州稍遷度支判官淳化中與尹黄裳王世則洪湛伏閤請立許王元禧為皇太子太宗怒出知端州久之徙鼎州道改通判廣州會母亡請内徙得知江州入判三司度支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西北用兵拯論大將王超傅潛在定瀛覲望翫寇陛下不見杜重威之事乎後超等果以逗撓覆軍擢樞密直學士為河東河北安撫副

大使明年以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初改工部侍郎僉書樞密院真宗訪以邊事拯以謂備邊之要當須扼襟喉據險隘以制敵之衝若於保州威虜間依徐河以布陳裹糧其勢足以決勝令防秋請定州北唐河增屯軍馬至六萬為大陳邢州置都總管為中陳天雄軍鈐轄為後陳而罷莫州狼山兩路屯兵從之明年為參知政事累遷工部尚書引疾丐罷以刑部尚書知河南府除御史中丞又以疾除戸部尚書知陳州真宗

問王旦曰拯屢求閒郡何也對曰馬知節嘗薄拯拯志
在旌節不敢請大藩也明年再知河南天禧四年入判
都省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尋加左僕射中
書侍郎居相位兼太子少傅集賢殿大學士進左僕射
封祁國公仁宗即位遷司空兼侍中與丁謂同為相謂
獲坐陰祈拯營救時章獻欲殺謂拯言上初即位誅大
臣駭天下耳目謂得不誅而竄之朱崖拯有力焉謂既
得罪拯遂代謂為司徒昭文館大學士充山陵使拯嚴

重中人傳宣至中書未嘗與坐上章請罷拜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判河南府仁宗遣內人撫問還奏其寢處皆儉素無他飾仁宗因賜以衾裯及錦倚屏然拯平居自奉極於侈靡也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東都事略卷四十九

東都事略卷五十

宋 王稱 撰

列傳三十三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也其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使利用少有志節讀書略通大義以諫遺恩授殿前承旨轉右班殿直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景德初契丹南牧真宗用宰相冦準計親御六軍度河兵始交而斃其貴將撻覽契丹有求和意朝廷知之是時利用

適奏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真宗欲名問以覘其志於是樞密使王繼英曰利用言儻得奉君命雖死無所避即日授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書以行真宗曰契丹如貪歲賂乃國家細事或求關南之地當以理絶之利用對曰敵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真宗壯其言利用見敵果首及關南地利用曰若歲求金帛以助軍乏尚恐大臣議或不同割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人高正始曰舉國而來不得關南止得金帛誠媿見國人

利用曰若爾則兩國之兵未有休時矣敵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仍歲遺銀絹三十萬使還真宗在帷宮方進食未之見使内侍問所遺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真宗復使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内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真宗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聞其語既對真宗亟問之利用再三稱死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真宗曰

幾何曰三十萬真宗不覺喜甚利用之行也面請所以遺虜者真宗曰必不得已雖百萬可也寇凖謂利用曰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當斬汝至是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四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進使累遷嘉州防禦使鄜延路兵馬總管大中祥符七年拜樞密副使久之加宣徽北院使改同知樞密院遂知院事天禧中拜樞密使加同平章事皇太子權聽軍國事議令輔臣

兼東宫官真宗出制書揭前宰相李廸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廸若捐軀入不測之虜廸不如臣卒以利用兼太子少保進右僕射封韓國公仁宗即位加左僕射兼侍中武寧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天聖三年加司空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初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曾拜平章事利用為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曾上然中外深以為失至是

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而利用爭班閤門屢請班首姓名曾抗聲曰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寖不說時張知白為次相見其不平之意終推利用班其上仁宗令樞密副使張士遜勉諭之五年改封鄆國公明年改鎮保平又明年其從子左侍禁汭為趙州監押趙人告其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汭誅降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宫公用錢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内臣楊懷敏

逼使自縊以疫暴卒聞年五十九利用既居大位遂肆驕縱章獻臨朝威震天下利用奏事簾前頗不祗肅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以示章獻曰利用在先帝時敢尒耶章獻雖銜怒然亦嚴憚之稱侍中而不名利用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為冤贈太傅謚曰襄悼

張耆開封人也年十一事真宗于潛邸及真宗即位授西頭供奉官擢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咸平中契丹犯

邊者為天雄軍鎮州定州鈐轄契丹圍望都者率諸將從間道往至則城已陷遂與敵戰身被數創擒其一將會王繼忠没於陳者言天道方利用兵先人有奪人之心宜悉師以破敵闢土彊國在此舉矣遷昭州團練使為并代路鈐轄召對承明殿真宗曰朕欲守澶州橋而難其人汝能為朕行乎乃以為駕前西面鈐轄又為東面鈐轄者嘗受人金或言其事降供備庫使潞州兵馬都監久之遷團練使改英州防禦使從真宗東封除齊

州防禦使殿前都虞候是時盛興宮室人皆爭奉符瑞

丁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耆毅然謂土木之役不

足以承天意遷相州觀察使馬軍都指揮使從祀汾陰

授威塞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天禧三年罷

判河陽居久之除同平章事判陳州歴定國河陽三城

武寧鎮安淮南五鎮判壽州徙河陽天聖三年拜樞密

使封岐國公耆初名旻至是改焉加右僕射兼侍中又

進封鄧國公又歴泰寧山南東道昭德三鎮章獻崩加

左僕射改鎮護國出判許州遷襄鄧二州進封徐國公又徙河陽許陳壽等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得一知貝州妖卒王則反不能死又為之用既而坐誅而耆鬱鬱不得志卒年七十五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榮僖耆為人有智數真宗嘗使讀論語左氏春秋又賜以宸戒二十條及聖政紀册府元龜故通知傳記至於星歴術數之學無不傳習其言邊事或象緯變見多中章獻在壽邸時嘗出寓其家故臨朝待耆尤所優寵賜第省西凡

七百楹後言者以樓下瞰郊社乃毀之前後賜予不貲欲其財之不出故為曲欄積百貨與羣婢貿易其有疾者親診視收其藥直御諸子嚴一見之即出之外舍然供饋僚屬頗厚也耆之諸子得一既以背叛誅而誠一復以凶惡著誠一任樞密院副承旨時嘗開耆之棺掠取財物解父所繫排方犀帶後任觀察使為諫官論列責官而卒曾孫叔夜克戩克公各別有傳

楊崇勲其先蘇州人也父全美仕太宗為殿前指揮使

崇勲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承旨給事東宫眞宗即位授左侍禁累遷至四方館使冦準罷相眞宗寢疾仁宗在東宫入内都知周懐政謀奉眞宗爲太上皇傳位於仁宗而復相準崇勲告其事遂誅懐政擢崇勲鄧州觀察使辭不拜以内客省使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屬天下久罷兵有言騖㢢馬者崇勲曰馬者兵之用而戰之備也雖無事其可去耶議遂格仁宗立拜彰徳軍留後知陳州爲殿前都虞候遷馬步軍都指揮使振武軍節度

使崇勲嘗詣中書白事屬雨崇勲穿泥鞾登政事堂宰相王曽劾其失詔送宣徽院問狀翌日曽請傳詔釋其罪章獻后問其故曽曰崇勲武臣不知朝廷之儀舉奏者宰臣所以振紀綱寛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徙鎮鎮南拜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又徙定武山南東道二鎮拜樞密使明道二年加同平章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判陳州崇勲既加使相而論者以為寵太過周懐政之弟懐信訟崇勲

誣告其兄乃罷平章事知壽州慶歷三年契丹將渝盟以崇勲判冀州既而老不任事徙判成德軍又徙鄭州以左衛將軍致仕改太子太保卒年七十贈太尉有司謚曰恭密詔更為恭毅崇勲口給狡桀喜中傷人而於御軍頗有法云

臣稱曰曹利用奉使邊廷有勞國家驟膺柄用權震人主而不能以謙自牧卒罹不測之禍天道福善而禍淫可不信哉耆崇勲材質庸下致位將相蓋出幸會云

東都事略卷五十